

憤怒的石頭

◎譚啟明

二月春節後的早晨，天色陰霾，乍暖還寒，我穿過信義路，看著巍然矗立在公正路上的大中銀行總行大樓，樓形方正端正，乳白色大理石壁，直櫺玻璃帷幕牆；圓頂門廊，門內長廊深院景觀，大樓廳堂軒敞，樑柱聳拔，整個建築呈現高雅、端莊、正派又現代化的造型，我心中湧出一份引以為榮的歸屬感。

我走入大門，迎面牆壁上鑲嵌著一幅銅鑄發亮的字體：「誠信 穩健 服務 創新」，引人矚目。我循長廊穿過會議室，來到辦公廳前，以電子識別卡刷出勤紀錄。

我刷完卡後一走進辦公室，迎面的同事紛紛向我道賀：

「李桑，恭喜！」、「恭喜升官！」、「李專員，恭喜啦！」

今天公布的升遷名單裡，一如預期，果然有我的份。我喜不自勝，暗道一聲僥倖。我自忖以一個高職畢業、臨時雇員的身分，進入總行授信管理部十年，在授管部最紅的審查科，能夠熬到專員的職位，其實是天助自助，不如貴人相助。

我環顧四周同科的同事，小劉和我同期沒升，老張、老王也三年沒升。還有石頭，咦，石頭人呢？我左顧右盼，不見石頭人影，我知道他難過，以他研究所畢業又有鑑價師的資格，在我們授管部裡，算是優秀人才了，通常任職滿兩年，就會晉升。他學資歷良好，進行三年還沒升，心中憤懣可知。但我沒

同情他，反而暗自竊喜。

一如往常，我移開辦公桌上的公文卷宗，先沏了一壺烏龍茶，再拿著報紙，倚坐在辦公椅上，抖著翹起的二郎腿，一邊喝茶，一邊捧閱報紙，心情格外的輕鬆愉快。忽然，「啪！」的一聲巨響傳來，接著許經理的辦公室傳出石破天驚的怒吼聲：

「我為什麼沒晉升？公平嗎？你說！」

我跟著同事圍聚在許經理的辦公室門口，只見晴朗的日光燈下，石頭倒豎著濃眉，暴睜著圓眼，臉色赤紅泛紫，雙手插在腰際，挺立在許經理的辦公桌前，那份人事升遷的傳閱公文夾橫躺在地上。圍觀的同事，無人勸阻，辦公室裡瀰漫著幸災樂禍的氛圍。

石頭不只難過，他憤怒了，他非常的憤怒。因為去年此時，趙副總經理還當眾對許經理說：

「石大同雖然固執躁進，人際關係欠佳，但他有學識有理想，工作認真，明年的升遷，可以考慮他了。」話猶在耳，如今趙副總退休了，人亡政息，怎不叫石頭難過又憤怒？

「晉升是綜合考量，不是年資到了就可以晉升，何況你受過懲戒，紀錄不良。你回去辦公！再對我吼，我就告你侮辱長官，記你的過！」

「記過就記過！我不怕！許添萬！你師心自用、圖利客戶，你不配當經理！」

石頭當眾發飆，痛罵許經理。他不怕死，他豁出去了，他別想在大中銀行混了。我心中想著，人卻閃進許經理辦公室，拉住石頭推向門口，好言相勸：

「石大同，冷靜一點，別對長官不禮貌，我們出去吧。」

「你這個狗腿，別跟我假惺惺，滾開！」

石頭甩開我的手，接著右手握拳，朝許經理辦公桌「砰」

的重重捶了一拳，怒氣沖沖走出許經理辦公室，回到座位，伏案振筆疾書，寫下辭呈送出。

石頭離開授管部後，授管部上上下下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，因為就在石頭辦完離職手續，踏出授管部的那一刻，工友老曹從儲藏櫃裡搬出一箱蘋果來，分給全科同事每人一顆，笑嘻嘻說：

「萬世建設送的，慶祝石頭離職。」

整個辦公室充滿了和樂融融的氣氛。我身旁的同事，一邊喀喀啃著蘋果，一邊議論紛紛：

「自命清高的傢伙，早受夠他了，害我們自強活動經費少一半。」

「驕傲的公雞，亂喊改革，亂寫文章，引起爭議，惹一堆麻煩。」

「還是許經理高明，年年考績給乙，不讓他升遷，讓他自動走人。」

的確，石頭來授管部的第一天，就起了爭議，引人側目。

他報到前兩天，我就聽人事室說，有一個鑑價師高考及格、政大地政碩士的高材生分派到授管部來。因此我特別注意，這個高材生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？那一天上午，他來到我們授管部審查科報到，我心懷嫉妒睨了他一眼，原來不過是個身材結棍、臉色泛黃、五官平平的小夥子，頭臉方方正正的，遠看像個稜角分明的石頭。

石頭辦完報到手續，坐在辦公座位上，翻閱著授管部法令規章時，負責收發的寶珠就分了一件公文給他。不到半小時他就拿著公文卷宗，走到寶珠身旁，說：

「這件授信申請案，十五個送審項目就缺了八個，連最重要的貸款資金用途、擔保品登記謄本和分期償還計畫都缺，怎麼審啊？為什麼不退件呢？」

「我們都是先收件，資料有缺再通知補送的。」

「缺一兩項還可補送，這個案子缺件太多，而且都是重要項目，抱歉，請退回客戶，補齊資料再申請。」

石頭說著，把卷宗放在寶珠桌上。寶珠忽然自抽屜裡拿出兩張禮券，笑著說：

「這是客戶送的『加班費』，剛才忘記放了，大家都有份哦。」

寶珠將禮券放入卷宗裡，再將卷宗遞向石頭，吩咐說：

「這案子很趕喲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收禮。」

石頭一臉嚴正，一把推開寶珠的卷宗。寶珠忍不住喝說：

「大家都是這樣做，你神氣什麼？」

石頭瞪了她一眼，抬頭挺胸，逕自走回座位。全科的同事都看到這一幕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都不作聲。後來還是孫科長出來打圓場，另分一件案子給石頭，才結束了爭議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石頭又和別人發生爭執，這「別人」不是別人，是他的直接主管——審查科鄭副科長。那天我正埋首審查案件，忽然聽到身後鄭副科長高聲說：

「石大同，過來一下。」

我直覺有事情發生了，回過頭去，只見石頭走到鄭副科長辦公桌前，鄭副科長拉長了臉，對石頭說：

「富發建設打電話給經理，說你積壓他們的案子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要驗富發建設的土地登記謄本，他們一直沒送來，只送影本。」

「你不會在影本上但書『正本待驗』？整個案子先送來我這裡覆審。」

「如果正本一直沒送來，出了紕漏，我要負責的。」

「大家都有責任！你怎麼這樣倔強，又臭又硬，你是石頭啊！」

從此，「石頭」之名不脛而走，大家都在他背後叫他「石頭」。

石頭對申請授信的客戶更是不假辭色、公事公辦，不時聽他在辦公室裡嚷喊：

「我依法規辦事，不要再送紅包來！」

「你在行賄！有刑事責任喲！這包錢拿回去！」

我們常看到他在桌旁洽公的建商職員、一般客戶，總是被他訓得一臉驚惶，拿著紅包、紙袋落荒而逃。同時，我也看到孫科長、鄭副科長頻頻攢蹙眉頭，一臉的不悅，其他同事也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，就連徵信科、鑑價科的同事，也起身探頭朝審查科看，露出訝異的眼神。

「這個臭小子，真他媽的混帳，沒聽過『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』嗎？」

「我們基層職員，薪俸微薄，不靠客戶年節的禮數，趕件的『加班費』，弄些外快，貼補家用，怎麼過好日子？」

背地裡，大家都在罵石頭不知好歹；表面上，點頭招呼虛應禮數，最起碼我就是如此。因為孫科長曾交代我：

「弄清楚這傢伙的底細，看看能不能『點醒』他？」

我一向服從長官的命令，跑腿特別勤快，這道理太簡單了，因為考績、獎金、升遷全都掌握在長官的手裡，長官可是衣食父母啊。當年，媽媽交代我：

「阿華，進入社會，做人要乖巧圓滑，要聽老闆聽長官的話，工作才能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」

這確實是我進入社會以來的深刻體驗。因此，孫科長交辦的任務，我一定要「使命必達」。

於是，我有事沒事就找石頭講話，趁機摸摸他的底。我曾

經問他：

「你審查建商的授信案怎麼這麼嚴格？你好像特別痛恨建商？」

「許多建商其實是『賤商』，下賤的賤，他們炒作地皮，哄抬房價，害得許多基層民眾買不起房子。賺這麼多黑心錢，何必對他們客氣。」

有一天，我繞到他背後，見他在翻閱一本線裝書，該不是什麼禁書吧？我趁他離座時，走過去瞧一瞧，原來是在看《古文觀止》裡的〈岳陽樓記〉。哈哈！這是什麼時代了，還在看古書，活在古早時代，太迂腐了，難怪食古不化，跟我們現代人溝通不良。

我向孫科長報告石頭閱讀的書籍和文章，孫科長搖搖頭說：

「這小子只會在象牙塔裡死讀書，和現實社會脫節，可憐又可悲。」

不過，這個可悲的石頭，居然幹出可惡的事來，他竟然在授管部動員月會時，公開向許經理建議：

「客戶申請授信案件常怪我們拖延時間，一個主要原因是同仁對授信法規不熟，搞不清楚或解釋錯誤所造成。尤其這幾年金融法規不斷更新，因此謹建議，彙編最新的授信法規，部裡同仁人手一冊，每半年或一年舉辦測驗，作為人事評核的參考。」

這個建議害我三十幾歲了還跟中學生一樣，晚上捧著一兩百頁的講義在燈下苦讀死背，連老婆都笑我當年讀高中時也沒這麼認真。當然，受害人絕不止我一人，整個授管部幾乎人人叫苦、個個咒怨。

幸虧授信法規的測驗只辦過一次，因為測驗之後不久，許經理指示：「為體恤同仁平日工作辛勞，本部授信法規的測驗，

改以各單位於工作會議時共同研讀法規的方式替代。」

石頭不僅可惡，還更可恨，因為後來他在授管部的工作會議上，高舉「改革」的大旗，竟然提出下列的建言：

「為提升效率，革除陋規，謹建議授信申請書予以表格化，並詳細臚列應送之證件資料，明定重要證件未送正本者，一律不受理。另以壓克力製作審查流程及期限，俾客戶知所遵循，以杜絕紅包送禮之惡習。」

這根本是要抽掉我們的外快，阻斷我們的財路，連大家心照不宣的「紅包送禮」竟公開喧嚷，這哪裡是改革？這簡直是革命、是造反！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終於，孫科長開了反擊的第一槍：

「現行的授信申請書比較簡化，係為方便客戶之故，且行之有年，從未有客戶申訴不便。倘草率更動，恐有徒增紛擾之嫌。」

接著，鑑價科的章科長開了第二槍：

「依石大同的建議，要重印申請書、另增印詳細的應送證件資料，又要製作審查流程的壓克力，恐耗用公帑過鉅，似有違總行撙節費用的政策。」

接著，鄭副科長開了第三槍：

「石大同的建議，就實務而言，不具可行性，以石大同平日常對客戶擺架子、開官腔，從無『誠信、服務』的觀念，他的建議，其實是個人英雄主義作祟。」

整個會議室裡，倏地浮起一股肅殺的氣氛來，人人屏息以待。

接著，徵信科的賀科長開了第四槍：

「報告經理，其他單位也常反映，石大同在授信案會審時經常堅持己見，很難溝通；至於他的服務態度，也有客戶反映他作風官僚。」

忽見許經理把臉一沉，瞪著石頭，厲聲問說：

「你怎麼可以對客戶開官腔、官僚作風？我們是服務業啊！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經理，我完全遵照公司規章做事，他們誤會我……」

石頭漲紅了臉申辯，卻遭許經理打斷：

「誰會誤會你？我會深入了解。」

接著，孫科長再補開一槍，不，是一顆砲彈：

「報告經理，石大同不只官僚十足，而且作威作福，我接過幾封檢舉他故意拖延授信案審查的信函，造成客戶貸款延後的損失，有怠忽職務之嫌，請經理明察。」

許經理臉色一變，不怒自威，洪聲說：

「散會後檢舉函拿來我看看，如真有一事，送人事室轉呈人評會議處，授管部容不得害群之馬，絕不寬貸！」

明亮的燈光下，許經理的國字臉顯得分外嚴肅。他兩眼掃過授管部的同事，鄭重說：

「我們是服務業，一定要有為客戶服務的觀念；同時，不可以收受紅包，拒絕客戶招待，我們要遵守法規，誠信服務，清廉辦事。」

許經理的話說得漂亮極了，義正辭嚴，冠冕堂皇，實在是我們下僚部屬學習的榜樣。

結果，石頭被記申誡一次，大快人心。當然，他的年度考績，得了個「乙」。

石頭在部裡的建議連番受挫，銳氣消滅，鋒芒也收斂了些，不再喝斥洽公的客戶，也不再提建議案。

第二年，石頭在辦公桌旁擺了一堆的書刊雜誌和一疊稿紙，公餘不是埋頭讀書，就是伏案爬梳，不知又在搞什麼名堂。當然，我也奉孫科長之命，「留意」這傢伙的言行舉動。因此，我趁他上廁所時，掀開他的稿紙一看，原來寫了什麼「實價申

報」、「調至市價」等等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有一天，會議室中傳來嘈雜聲，我轉身看見幾個同事圍著會議桌看著報紙，指指點點，說三道四。我走進會議室，只見一份經濟時報上有一篇專欄，標題是「房地產交易應以實價申報課稅」，作者署名「大中銀行授管部審查科石大同」，我拿起報紙，快速瀏覽，文章大意：「為抑制房地產投機炒作，土地公告現值／公告地價／房屋評價應調整至市價，房地產交易應以實際交易價格申報並課稅。」

「這樣會墊高土地成本、增加賣方的稅負，賣房子的利潤會減少。」

「就是因為現行制度有缺失，才會造成房地產的投機炒作，炒高了房價。」

「石頭這篇專欄，恐怕會引起建商的大反彈。」

會議室裡，同事議論紛紛。第二天，石頭被叫進許經理的辦公室，我也躡手躡腳挨近門口偷聽：

「你那一篇文章，在房地產市場投下一顆震撼彈，引起很大的風波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「我不知道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，我只是有感而發，盡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。」

「你以為這裡是學校啊？你在這裡的身分是公司職員，不是知識分子，你務須依據公司規章辦理業務，盡忠職守。」

「經理的意思是我不可以發表文章，沒有言論自由？」

「你發表文章署名任職機構，會使外界誤認文章係本行授意。你那篇專欄，如果因此而損害到本行的名譽，你恐會受罰。」

果不其然，那篇專欄引起軒然大波。此後幾天，抗議的電話不斷打來，整個授管部的同事都應接不暇，抗議的民眾和建商紛紛抨擊大中銀行有意緊縮銀根，打壓房價。後來總經理也

打電話來，斥責許經理沒管好石頭。

再過一個月，石頭又被移送人評會議處，幸在趙副總的緩頰下，才以「言論不當，有損行譽」為由，再被記申誡一次。他第二年的考績，又得了個「乙」。

到了第三年，石頭捅出更大的婁子，因為，他這次居然損上了萬世建設——全市最大的建設公司，老闆是市議會林議長的小舅子，據悉林議長在萬世建設插有乾股。要命的是，市議會掌握市屬銀行預算的生殺大權，大中銀行是市屬銀行，得罪了林議長，非同小可。

原來，自從石頭因「改革」建言被懲戒後，許經理特別交代寶珠，分案時只分小案給石頭，像萬世建設的大案根本輪不到石頭。不料那天寶珠請假，代班的工讀生陰錯陽差，竟把萬世建設在大崙山的「萬世大鎮」的授信申請案分給了石頭，惹來了大麻煩。

那天，許經理把石頭叫進辦公室，喝叱聲傳出室外，我起身走到許經理辦公室門口旁，聽見許經理說：

「萬世大鎮已獲得主管機關的山坡地開發許可，雜項工程已在施工，你為什麼刁難他們？」

「依據『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』第四條規定，山坡地的開發建築，應先取得雜項執照，再申請建造執照。況且，萬世大鎮坐落的大崙山的山坡是順向坡，平均坡度達39度，地質結構欠佳，我覺得它的開發許可似有疑慮，充為授信案的擔保品似不妥當，應另換擔保品。」

「萬世大鎮已經獲得開發許可了，雜項執照和建造執照正併案申請，即將獲准，會有什麼問題？這件案子你已經拖了兩個禮拜，連總經理都打電話關切，你要以最速件辦理！」

石頭悻悻然走出許經理辦公室。

那個禮拜天，我開著新買的裕隆飛羚轎車，經由中正路，

轉臺港路，逕向大崙山駛去，一方面去郊外踏青散心，一方面也想看看萬世大鎮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臺港路寬約十五米，四線車道，尚稱寬敞，沿途山明水秀，綠意盎然。只是進入山區，坡度漸陡，人煙漸杳，車輛亦漸稀少。轉過一個路口，迎面是一個巨大的廣告看板：「萬世大鎮 萬事OK」，預告萬世大鎮的動工興建。

車沿山路上行，坡度愈加陡峭，四線車道已縮為兩線。再行一刻鐘光景，我見到遠方山頂有一大片遼闊的空地，近路邊又豎了一個巨大廣告看板：「萬世大鎮 萬事OK」，旁邊已建有工寮，幾輛怪手挖土機在空地上沿著山壁開挖，挖土機軋軋作響，一堆堆鬆軟烏黑的沙泥沿著山壁傾瀉而下，塵土飛揚，剝落的山壁，露出破碎的斷層來。路旁另有幾個工人忙著釘樁、捆木、搭棚，似正在搭建樣品屋。

我輕踩油門，汽車緩速前進，將近山頂時，我看了後視鏡一眼，發現後方二十餘公尺處，一輛機車駛近廣告看板，停下來。機車騎士脫下安全帽，居然就是石頭。石頭從機車腳踏板上的背包中取出一本冊子，一邊翻閱，一邊看著山壁的沙泥和斷層，似在查核比對資料。沒隔多久，我再從後視鏡望去，只見一輛黑色轎車駛來，停在石頭機車旁，走出一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來，和石頭打招呼，我曾在許經理的辦公室中見過他，應是萬世建設的高級主管，他二人似是相約來萬世大鎮的工地勘查現場。我恐遭他二人發現，遂取出太陽眼鏡戴上，倒轉汽車車頭，踩油門循原路加速離去。經過二人身側時，一瞥眼，只見二人怒目相視，針鋒相對，似正喋喋爭論不休。

一個禮拜之後，石頭被孫科長叫到辦公桌前，孫科長罵他：

「你在搞什麼官僚？萬世建設的授信案子怎麼還沒送上來？」

「『萬世大鎮』的環境評估報告裡有幾個疑點，我在等萬世建設的答覆。」

「『萬世大鎮』的環評早經主管機關審查無誤，你一再藉故拖延，後果自行負責！」

這時忽見許經理從辦公室裡衝了出來，臉色凝重喊說：

「總經理緊急指示，市議會正在審查本行的預算，那件萬世建設的案子，下班前簽名送上來！」

下班時，石頭在案子上簽了名，不過，簽名上方的「擬辦」是：「本案擔保品係屬山坡地開發案，因坡度過陡，地質碎裂，環評存有疑慮，不宜充為授信擔保品，本案擬俟更換擔保品後再議。」

第二天，傳來大中銀行的自強活動經費被市議會刪除一半，聽說總經理大發雷霆，立即指示許經理將石頭再移送人評會懲處。三週後，石頭被記兩個小過。

石頭被記過後，變得沉默寡言，鎮日埋首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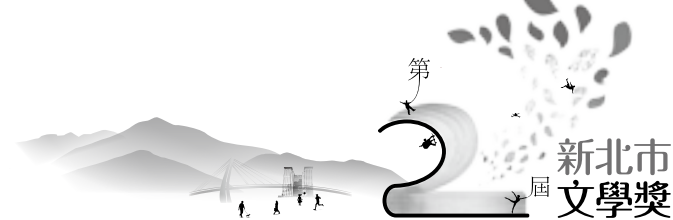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除夕前一天，年度考績核定下來，石頭第三年的考績，仍然是「乙」，難怪他的臉色鐵青得發出淡綠來，怒火似已在燃燒。

春節過後，今年的人事升遷案公布，讓石頭滿腔的憤怒，像火山爆發似的，一股腦傾瀉而出。終於，他發了飆，遞了辭呈走人。

看著石頭灰暗孤寂的身影，在長廊中蒼涼地踽踽獨行，逐漸消失後，我取來中華電信的電話簿，找出燕窩、洋酒、珠寶等高級禮品的店家地址和電話，詢問這些禮品的品項價目，我要向提拔我的貴人致上最高的敬意。

訂購禮品完妥後，我轉頭看了看石頭的座位，空空盪盪，冷冷清清，四周的同事都埋首工作，無人關心石頭，彷彿他已從人間蒸發。我喝了口茶，看著窗外庭院裡花木扶疏，怪石嶙

峇，綠葉抽發新芽，陽光穿雲而出，灑落大地，世界如此美麗，明天還會更好。我游目騁懷，賞景一晌，赫然發現，怪石的細縫中，不知何時，竟蹦出一株異草來。



〈憤怒的石頭〉得獎感言

感謝青睞本文的評審，您們的支持，讓〈憤怒的石頭〉像反抗威權文化的孫悟空，終得以自裂石蹦出，面對世人。

人生多險阻，人性有醜陋，稜角分明的石頭經常頭破血流，乖巧圓滑的李阿華仕途順遂，此為人世之常態。小說反映人生，刻劃人性，呈現冷暖炎涼的世態。因有所感，爰撰此文。

譚啟明

1953年出生於臺灣臺南，
臺灣大學經濟系畢業，
美國雪城大學資管所碩士。
曾任職於中央銀行、慶豐銀行、
大吉利證券，2008年自中華銀行財務部
經理退休。現經營百士德咖啡工坊。
短篇小說〈陸先生的早晨〉入選希代出
版「新世代小說大系」（1989年）。



成人組短篇小說

209